

二十年前,我曾为时在香港的东瑞先生出了本书,一直乏面缘。2013年岁末,我赴港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学研讨会,东瑞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召宴。他问我还要见谁?我我想拜会文坛前辈刘以鬯。东瑞说太巧了,他与刘老是忘年交,曾与他出版过“文集”。果不其然,那日,东瑞将九五高龄的刘以鬯、罗佩云伉俪请来。

刘以鬯,读者或许陌生,一提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谅大多熟悉,这两部由王家卫执导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先生的名篇《错倒》和《酒徒》。刘以鬯,1918年出生,今年恰逢虚岁百年诞辰。刘以鬯先生作品我读得不多,唯极短篇《打错了》印象极为深刻。虽是初识,但不觉生分。刘老听说我来自故土江浙,显得异常亲切。面对我的提问,他不假思索即席应答。95岁高龄的刘以鬯先生身体健朗,竟与老伴两人坐地铁、搭轮渡由港岛太古城到九龙赴宴。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鉴于他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香港文坛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教父”。当我提及这一殊荣时,刘老摆摆手说,“对于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崎岖的路,我还得往前走。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编过

百岁刘以鬯

张昌华

报,还办过出版社。”又自谦说“我是个写字匠”,说罢自己也笑了。接着,他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

我问,听说你有两个外号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刘老点点头,说:“我是汇丰作家,讲我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万字。说我是严肃作家,是我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我当‘垃圾’淘汰掉了。我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在侧的东瑞先生补充说,刘老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六十多万字,出书时删去五十万字,仅留六分之一。我们听罢,不禁咋舌。刘以鬯谈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他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不要过时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手法上要创新

(他的《对倒》有人称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极短篇《打错了》分两大段,文字基本重复,仅几百个字不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尾)。我们请教他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看法时,他说平等的,没有尊贵高低之分,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类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刘以鬯谈论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他说:“我祖籍浙江宁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长。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我不仅能文,还会武,我武是会打篮球,是校队的后卫,拿过冠军,不过也付出代价。”刘老幽默,说时伸出因打球而残留疾的无名指、大拇指给我看,至今不能伸直。上海给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说上海是他文学之路“发迹”的地方,十六岁读高二时,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写的是上海霞飞路上的故事,“为我配图的是大同中学高我两届的大师兄华君武,那是我偶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画报》上。”1946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风萧萧》,还为施蛰存、戴望舒出过书。他说他最怀念的是提携过、奖掖过他的柯灵先生。柯灵那时在办杂志,欣赏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灵还亲自送稿费到他胶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动得不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恢复通信,刘以鬯在他的纯文学出版社为柯灵出了“选集”。刘以鬯亦不无自豪地说,他曾帮助过姚雪垠。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带着书稿向他求教,刘以鬯见他写得不错,接纳了。又问他在上海住在哪儿,生活如何。姚说住在一亭子间,穷得有时饿肚皮。刘以鬯请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让他住在库房里安心写

石香,大名袁慧敏,自诩印人。戊戌年生,六旬矣。少有锐气,有印石缘,奏刀谋饭。尔后为家国谋,屡过扶桑,贾石鉴印,获以重价,凡二十年。过眼滔滔之际,上探高古之狞厉朴茂,下接明清之奇逸温文,旁测皇室之所宝,高华珍贵。印材者,金石玉竹牙木瓷,名目、品性,如视掌纹。篆刻者,无名之巨匠,盛名之巨擘,传闻、真物,略悉其踪、识其面。天分机遇,两难并,只眼独具,良有以也。

金石同勉

陈鹏举

又二十余年,其意斑斓,精进不已。阅文史,理印脉。修众家之谱,录百握之图。梨园之边,拍握生之曲。古欢之轩,醉文士之雅。海纳之襟怀大开,所能之者,无可测也。然犹以印人自诩,纳海但取其一粟,其志大矣,其人可知。

余观其所删,径入前贤若林皋、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徐三庚、王福庵、陈巨来诸家之堂奥。古意弥漫,清气粲然。师古是也,贵不泥古,少时锐气,终究不磨。为印而生,以印作陪,此为命耶?其所不悟者此,所悟者亦此。不悟与悟之间,上得高处,去得远路也。

余喜文字,乃及喜印。经年获其印多。夙历堂者,仿秦汉半通印式,至小至大。帝子一脉者,浑朴苍茫,曼生浙派一路,竟得潇湘清愁。二湘佳人者,旧牙细路之文,荦荦林皋,线条劲挺,方寸天造。刷牙不易,于其则易。少时之功,百年莫当,于今四顾,木秀于林也。陈情心楚楚,樗斋者,白文两枚,为其力作。走刀如笔,婀娜多姿,大开合,真气韵,金罍山人宛然,识者多呼之为袁三庚。

石香与余,湖海相见,未曾淡忘。余痴长数岁,十余年来,每于岁朝,其必过舍贺岁。君子之交,天地良心,余未敢忘也。今有集石香印贻,命我作序,何能怠慢。论交为文,青眼有加,然此文本无有加之辞。

六旬之寿当庆,以印贻一册自庆,秀才人情可感。于今六旬,壮年也。天地厚望,金石同勉,海上石香,恒有时焉。

(本文为《袁慧敏石香印贻》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跟出版社同人一块吃饭……言语中看得出,暮年的刘以鬯是位情感丰富、怀旧念旧的人。

刘以鬯说岁月无情,当年上海有作家扎根香港的老朋友有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舒等,一个个都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人了。说到此,感慨颇深。我问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不错,有太太精心照顾,身体好,基本上已经不再笔耕,旧作都由太太整理,他现在是安度晚年了,其太太罗佩云女士比他小二十岁,当年在新加



坡是红极一时的舞蹈演员。自下嫁给穷编辑码字匠刘以鬯以后,近六十年来,一直做他的秘书、管家、跑腿。晚年又是他的“拐杖”,现在不离他寸步,真是天作之合。

告别时,我请刘以鬯先生赐墨,他潇洒地写了“相见欢”三个大字。

“忙”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常态,那天,我打电话约某位仁兄出来小酌、叙叙旧,电话那边的回答是“我很忙……”,我觉得茫然,因为我知道这位仁兄除了有睡懒觉的习惯以外并不忙。

那么,人们为什么倾向于说“我很忙”呢?首先,他可能真的很忙;其次,人们有“厌恶懒惰”的倾向。大多数人总认为忙碌要比懒惰好,即使是被生计所迫而“被”忙碌,也要比懒惰快乐。

问题在于,开口

不说“我很忙”

周炳揆

闭口“我很忙”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忙到匀不出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你给邀约你的人的感觉是:我不值得在你身上花时间的。

有人抽样分析了年终时人们互致问候、祝贺新年的50份信件,发现讲述自己如何如何“忙”的占有话题的第二位,而“又是忙忙碌碌的一年”几乎成为了信的开场白的标准句式,夸耀“忙”甚至超过了夸耀

八岁的小学生做暑假里布置的作文《我的梦想》,刚写了开头几个字,去了卫生间。

“我的梦想是当太爷爷”,家里几个大人看到作业本上这句话,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

不许看,我还没写好呢!小学生出来抗议。

哈哈,爷爷扶了扶下滑的老花镜:我的孙子哎,饭要一口口吃,你先要长大,长大结了婚,生了儿子,等你儿子的儿子再生了孩子,你才能当太爷爷啊!

你们不懂,我是说我要当太爷爷那样的人,过太爷爷小时候过的日子。小学生解释。

哈哈,爸爸笑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太爷爷当了一辈子农民,大字不识几个,你要当文盲啊?

没出息!妈妈皱了皱眉头:我们让你从小学钢琴学画画,你不说长大要当钢琴家,当画家,倒说要当农民,你什么脑子啊?

不跟你们说,你们大人根本不懂,呜呜呜……大家七嘴八舌把小学生惹哭了。

好了好了,一旁观战的太爷爷捋了捋白胡子发话了:先让他把作文写完吧。

小学生收起眼泪躲进房间里,把门关了,闷头作文。半小时后作文写好了,摊到大家手里。

小学生是这样写的:我的梦想是长大了能当上太爷爷那样的人,也就是说,能过上太爷爷过去的生活。太爷爷说,我们那时候空气可好啦,天是碧蓝碧蓝的,哪里有什么雾霾呀,听都没听说过,我们那时候河水是清亮清亮的,河里面游着鱼和虾还有小蝌蚪,我们那时候吃的粮食蔬菜瓜果,都没有什么化肥和农药的,从没见过谁吃坏过肚子……但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变了,我很少看到蓝天白云,空气里经常有雾霾,所以出门还要戴口罩,所以我很羡慕太爷爷过去的生活,我想穿越到古代……

大家看了小学生的作文,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发话。

太爷爷说,孩子啊,你是只知一不知二,太爷爷过去吃过的苦,你是想也想不到,别的不说,光说日本鬼子来了,逃难路上受的罪,一辈子也忘不掉,我的几个弟弟妹妹就是死在逃难路上的……

爷爷说,你现在过的日子,要吃啥有啥,要穿啥有啥,我们过去是做梦也梦不到,我小时候穿的裤子,前后都要打补丁,吃的用的都要凭票供应,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后来上山下乡,书也没念成……

爸爸说,我小时候的日子也没有你现在这么好过,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只有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屋里新装了一只吊扇,稀奇得不得了,哪有现在的大彩电空调冰箱电脑手机啊……

那么为啥现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不逃难了,大家都能读书有文化,人也越来越聪明,反而吃东西不安全了呢?空气也有毒了呢?我们现在到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呢?小学生追问长辈。

该怎么回答呢?家长们开始绞脑子。

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取得的成绩。

有一种传统观念,那就是人们看重辛勤工作,我们经常说:“过程很重要”,奖励努力的过程甚至超过了奖励最后的成功。很自然地,人们因为“忙”而感到骄傲,认为“忙”的人更成功、更重要,也更更有社会地位。

然而,“忙”被用来作为拒绝对方,作为自己不愿意被打扰的借口,当你邀约对方,对方称“我很忙”时,你会觉得不快,甚至感到对方非常粗鲁。也许,不应该把“我很忙”作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词句,“忙”在表面意义上有“美德”的含义,其实是虚假的,被误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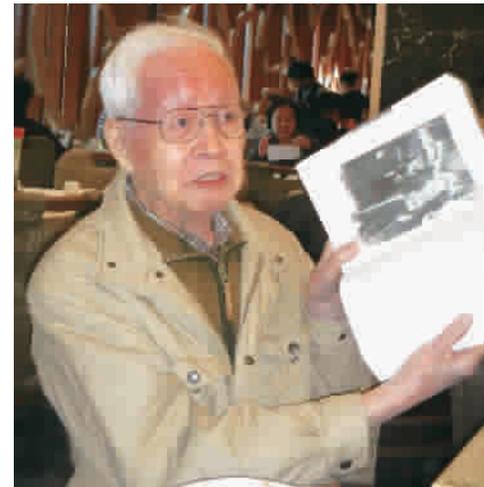
那么,别人约你聚会,你真的很忙,抽不出时间,该如何说好呢?

说得具体一点。你可以说:“我忙于月底结账”、“这几天正在搬家”、“下周有一个考试要应付”等。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情绪不高而不想赴约,干脆直说,并且向对方解释现在你不便详谈你自己的状况。说得具体可以让对方觉得你诚恳、可信。

总之,千万不要把“忙”看作是“懒”的反义词,如果你确实不忙,不要有愧疚感。

小学生的梦想

徐慧芬



刘以鬯(1918-),摄于2013年12月2日,香港九龙某酒店

荷月暑热,午后读书品茶最休闲。我在昌平路一家新开张的“禅溪”茶馆里避暑喝茶,读几页朋友写的《谈瓷碎片》新书,呷一口好茶,回味甘甜唇齿留香,静观茶碗嫩叶浮,突然想起,从前沪人用什么水煮茶沏茶的呢?曩昔夏日,申城老茶客喜欢用冬天存在缸里的雪水到了夏日来煮茶喝,旧诗有“扫雪煎香茗”,“细写茶经煮雪水”之句。当然将落在梅花上的雪扫下来存在陶瓮里放到大伏天泡茶更有诗意啦。曾听老人讲,用三伏天的第一次下的雨水泡茶喝,水味清润,当然用黄梅雨水泡茶也是不错的选择呀,旧籍《清嘉录》记:“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竟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

中,水味经年不变。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时过境迁,现在江南的雨水已经不适合泡茶喝啦。

夏天吃糟货开胃消暑,不久前,我的朋友任先生请我和几位好友到打浦路老人和酒家小聚,记得从前龙门路、金陵中路转角处有家本帮饭店“老人和”菜馆。听说清嘉庆年间(1800年)此店始建于老城厢的馆驿街、方浜中路口。“老人和”夏日冷糟菜中糟猪手、糟门腔、糟毛豆都是我喜欢的。原来冬天适合吃的热糟菜咸肉腌川、青鱼煎糟、糟钵头美食,当代吃客在夏天空调下也吃得开开心心,“糟钵头”原来是拉黄包车等小工的宵夜

美食,猪肺、肚、心、猪脚爪、笋片、火腿、油豆腐等放在有陈年香糟的钵头里烹制,一钵上桌,糟香味浓汤汁白,里面货色有嚼头,尤其是油豆腐吸足了糟味鲜汁,一口咬下去,糟汁四溢,这是吃糟钵头的最佳感受啦!

过去夏日,窗台上的一盆太阳花,藉作文窗清供,见阳光花开,花瓣片片泛着丝绸光泽,七色鲜艳照眼夺目,有些杂交品种太阳花瓣更镶嵌着梦幻般的丝丝奇妙纹色。太阳花的花语充满正能量,是沉默的爱、光明、奔放,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老上海夏日冷艳之花美人蕉,天气越热,红、黄、紫、白、橙色的花朵开得越鲜艳,酷热的午后盛开的美人蕉伴着梧桐树上蝉鸣声,让人感受到夏天魅力的存在感。夜雨中,窗下的

美人蕉那宽阔嫩绿的叶片上也会传来雨打芭蕉的天籁之音,又仿佛是古人浅吟低唱的咏叹调。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暑假,我与几位同学到浦东烂泥渡路附近的浦东公园玩,看轮船,提天平、金龟子,钓虾,呵呵,小河边爬着不少泥蟹呀。1967年夏天,我看见外滩江堤下有许多“六月黄”蟹,大的约有二三两重,有同学下去捉了几只,带回家煮了吃,哈哈,内有蟹黄,味道蛮鲜的。今年黄梅天有人发现黄浦江堤下有几十只小蟹爬动,大者有二两重,有人一抓半塑料桶,这是黄浦江水环境变好,水质变清的表现,野生蟹资源需要保护,还是勿抓为好。

十日谈

消暑图

虫约黄昏后,请看日本栏。